

法国中尉的女人

●〔英〕约翰·福尔斯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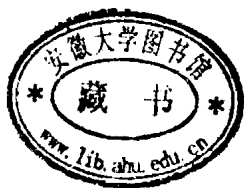
●百花文艺出版社

●刘宪之 蔺延梓译



法国中尉的女人

[英]约翰·福尔斯著 刘宪之 蔺延梓译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法国中尉的女人

[英]约翰·福尔斯 著

刘宪之 简延梓 译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17 插页3 字数380,000

1986年9月第1版

1986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8,300

书号: 10151·9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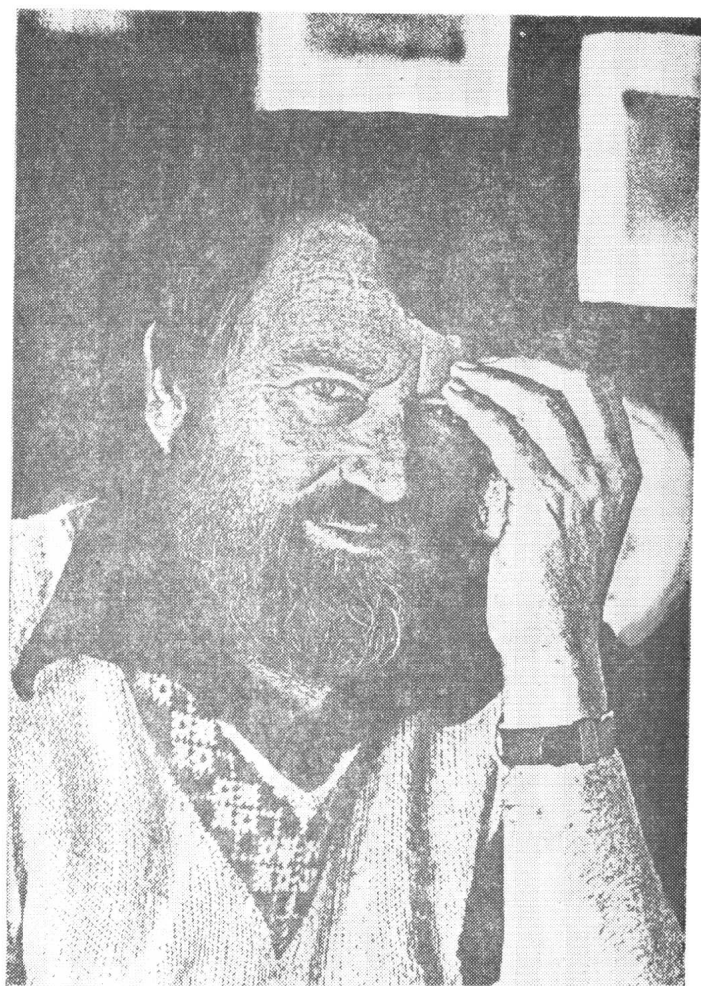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3.40元

内 容 提 要

英国著名作家约翰·福尔斯的这部长篇小说，在当今各国读者中具有广泛的影响。

这是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、英国西南海滨的一个不平常的爱情故事。书中的女主人公莎拉·伍德拉夫小姐在某船长家做家庭教师时，一个海上遇难后被救到船长家里养伤的法国海军中尉，曾骗取了她的感情，从此莎拉背负骂名，茕茕孑立，受到社会上的不公正待遇。前来小城作客的贵族青年查尔斯，与莎拉相赏于风尘之外，他以敏锐的目光发现莎拉是个超尘绝俗的女性，在秘密接触中滋生了深深的爱恋之情；然而查尔斯已有婚约缠身，二人在寻求自由的道路问题上谋而不合，以致莎拉出走，不知所终。查尔斯弃绝荣名，走遍天涯海角，寻找莎拉。他们总算重逢了。但是这一对冲破传统束缚的恋人能否幸福地生活在一起，还有待读者细心推求。

围绕着这一饱含人生哲理的爱情纠葛，作品手笔新颖大胆，在历史题材中注入强烈的现代意识，向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风尚展开了猛烈的抨击。



约翰·福尔斯

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
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。

马克思《犹太人问题》（1844）

中译本前言

《法国中尉的女人》已译为世界大部分主要语言。由于刘宪之、蔺延梓先生及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努力，现在它又有了中译本，对此我甚感欣慰。遗憾的是我对当代中国知之甚少（尽管对其古代诗人和哲学家还略知一二），因此，很难说我的故事中的人物和背景对当今的中国人民来说，是否过于遥远。不用说，中国人民懂得，十九世纪的英国是一个极富侵略性的国家，它不仅对外不讲自由，对内亦无自由可谈。实际上，我的小说的主题就是写在这样一个毫无自由的社会里，一个地位卑贱的女子是怎样获得自由的。争取自由并不是谋取私人利益的事情，也并不仅仅是与社会相抗衡的问题。我曾说过，自由不应视为个别人的事情。只有靠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和相互理解，自由才可能取得。

这部小说因写了好几个可能的结局——一个以悲剧结尾，一个是以喜剧结尾，等等——而变得引人注目。有人指责我，说这一技巧“扼杀”了欧洲的传统小说。不过我以为，真实生活本身充满了各种解释，有不同的发展趋势。生活并不是从一开始便固定了的故事，它不象铁道那样只能有一个固定的旅程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的历史就证实了这一点。

约翰·福尔斯

一九八五年

第 一 章

放眼西眺，
烟波浩渺。
日晒雨淋，
伫立首翘。
孑子孤影，
日驰天遥。
胜境何在？
天涯海角。

——哈代^①《谜》

英国国土在西南方伸出一条腿。腿背面有一凹处，叫作莱姆湾。莱姆湾是这一带最大的海湾。海湾一带的那片陆地叫作“莱姆里吉斯”，这是一个古老而不引人注目的名字。在莱姆湾，东风是再叫人讨厌不过的了。

一八六七年三月末的一个上午，狂风怒号，侵人肌骨。这

^①托马斯·哈代（1840—1928），英国著名诗人、小说家。

当儿，却有一男一女沿莱姆里吉斯码头走了过来。对这一双男女的行色与关系，明眼人一看便可猜出几分。

码头近处的防波堤至少在过去的七百年来一直是老样子。对土生土长的莱姆人来说，那防波堤不过是沿海边蜿蜒曲折的一堵灰蒙蒙的长墙^①，仅此而已。事实上，由于码头远离镇子，恰似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远离雅典城一样（当然按城市和港口的规模来讲是差得很远、不好相比的），因此，莱姆人似乎对它是不屑一顾的。自然，因为有时实在看不下去，莱姆人几个世纪以来还是花了不少钱来修缮防波堤。但是，对一个不计较纳税而且很有眼力的人来说，莱姆里吉斯码头却是英国南海岸最美丽的海边壁垒。它之所以受到重视，倒不仅是因为象导游手册上说的那样，它散发着英国七百年来的历史气息，因为英国战舰就是从这儿启航去迎击西班牙无敌舰队的^②，因为蒙默思公爵^③就是从其侧面登陆的……最重要的是，它是民间艺术的一块瑰宝。

它既简单又复杂，既粗犷又雅致，既有细腻的曲线又有大笔浓抹，象亨利·莫尔^④和米开朗琪罗^⑤的绘画作品似的。它清新，生机盎然，尽善尽美。我这样讲是不是言过其实了？或许是吧。不过，我的话是经得住检验的，因为从本书故事发生的那一年至今，码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。当然莱姆镇已有了很

① 莱姆里吉斯码头附近是一条石砌的防波堤，统称“the Cobb”，在本书中，码头和防波堤经常混用。另外，莱姆里吉斯指一个地区，莱姆镇是这个地区的小镇，本书中也经常混用。

② 1588年，英国舰队击败了称雄一时的西班牙无敌舰队。

③ 即詹姆斯·司各特（1649—1685），是查理斯二世的私生子。1685年，詹姆斯二世继承王位以后，他在英格兰西部起兵叛乱，失败后被杀。

④ 亨利·莫尔（1898—？），英国画家、雕刻家。

⑤ 米开朗琪罗（1475—1564）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。

大改变。倘若你立在海边向内陆望去，这种检验就失之公平喽。

不过，要是你在一八六七年，象刚才讲的那个男子所做的那样，向北方和内陆眺望，映入你眼帘的却是一片和谐景象。有十几所房屋和一家小小的造船厂座落在码头与内陆的交界处，如风景画似的错落有致。造船台上摆着一只小帆船的骨架。越过倾斜的草地向东半英里，是莱姆镇上茅草加石板的屋顶。莱姆镇在中世纪曾名噪一时，但从那以后便日渐衰落。西面是当地叫做克立夫斯崖的灰色峭壁，静静地矗立在遍布鹅卵石的沙滩上。蒙默思正是从那儿开始了他的愚蠢行动。再往远处的内陆方向望去，可以看到连绵不断的悬崖峭壁，映掩在茂密的树木之中。单凭这一点，我们就可以说防波堤确实象是最后一道壁垒，它阻止了海岸西部严重的水土流失。我说这话也是可以得到证实的。在那一带，当时并看不到有什么房屋，就是今天，远处海滩上也不过只有几间孤零零的破旧茅屋。

由此看来，当地人并不难看出（当时也的确有一个人在望着），那一男一女都是外乡人。他们都是高雅人物，不会因为怕冒一点风寒而放弃欣赏码头风光的大好时机。不过，那个在旁观察的人如果把他的望远镜焦距调得更近一点，他就会发现，那一对儿似乎对默默地一起散步更感兴趣，而对莱姆镇那些沿海的建筑物却不以为然。而且他一定还会注意到，这两个人不仅有高雅的兴致，也有高雅的外表。

那年轻姑娘穿着入时。一八六七年还吹着另一股风：人们对女裙衬架和大女帽开始感到厌恶了。透过望远镜，可以看到她穿着一品红的裙子，裙子很瘦，紧紧地捆在身上——而且还很短，因为厚厚的绿色外套下面裸露着一双雪白的脚蹩，在码

头的护墙上姗姗地移动着。带网的发髻上面戴着一顶卷边低平小帽，小帽的边上插着一束精致的白鹭羽毛——未见过大世面的莱姆妇女当时觉得这种头饰款式很不顺眼，她们至少还得再过一年才敢于尝试。那个男子个头稍高，周身上下穿着浅灰色衣服，一只手里拿着大礼帽。他刮掉了腮边胡子——一两年前，英国男性最佳时尚的公断人就说过，这种举动有些庸俗，也就是说，外国人会感到滑稽可笑。今天看来，我们必定感到那年轻女子衣服的颜色十分刺眼，可是那时因为刚刚发明了苯胺染料，所以衣服都是大红大绿的。再说，其他方面的陈规陋习紧紧地束缚着妇女们的一举一动，于是作为一种补偿，妇女们希望穿大红大绿的刺激性颜色，而不愿谨小慎微地去穿得素净淡雅。

那位持望远镜的人最感莫名其妙的，大概是站在蜿蜒、暗黑的防波堤上的另一个人影。那人站在防波堤靠海的尽头，看得出是倚在一门古代的炮管上。那炮管倒竖着，权作系缆柱。那人周身着黑，风吹动着她的黑衣服，可是人却木然不动，只管向大海望去，颇似一尊海事遇难者的活纪念碑，一个神话中的影子。

第二章

一八五一年，英国人口中十岁以上的女性人数约为8,155,000，而男性人数仅有7,600,000。很明显，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少女如果命定要结婚当母亲的话，男子的数目显然是不足以匹配的。

——诺矣斯顿·帕克^①

《维多利亚鼎盛时期人俗录》

我要张起银帆驶向太阳，
我要张起银帆驶向太阳，
我那虚假情人会哭泣悲伤，哭泣悲伤，
一旦我离开，我那虚假情人会哭泣悲伤。

——西乡民谣“西尔维离开时”

“蒂娜，亲爱的，咱们已经拜了海神。假如咱们现在向回走，背对海神，他是不会怪罪的。”

^① 生平不详。

“您的骑士风度尚显不足。”

“请问，此话怎讲？”

“我原以为，您会乘机大大方方地挽着我的胳膊，多在这里呆一会儿呢。”

“咱们都变得娇气十足了。”

“因为咱们现在不是在伦敦啊。”

“象是在寒冷的北极，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。”

“最好是走到防波堤的尽头。”

于是，那男子带着无可奈何的神色，冷冷地朝陆地瞥了一眼，似乎这是他最后一次向陆地眺望，再也不回来了。然后，他转过身去，两个人继续朝防波堤走去。

“我想听听，上星期二您和家父是如何商定的。”

“关于那个令人愉快的夜晚，您姨妈已从我这儿把每一个细节都探听去了。”

那女子蓦地站住，两眼直盯着他。

“查尔斯！请注意，对别人您尽可以打马虎眼，但对我，您这样粘粘糊糊，态度不明，那可不行。”

“我的宝贝儿，如此说来，咱们怎能以神圣婚姻的形式粘糊在一起呢？”

“请把这种低级的笑话留着，到您的俱乐部里去说好啦。”她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催着他向前走。她说：“我收到了一封信。”

“呃，我担心您可能收到了。是令堂来的？”

“我听说出了点事儿……在码头上。”

查尔斯本想发火，但转念一想，又改变了主意。他们向前走了几步，他才说道：

“我承认，令尊跟我之间在哲学问题上发生了一点口角。”

“您那样就太不老实了。”

“我认为那样做正是老实的表现。”

“那么，你们谈了些什么？”

“令尊居然认为，应当把达尔文装进笼子，送到动物园的猴子房去展览。我想讲一些关于达尔文理论的科学论据给他听，但怎么也说服不了他，简直是对牛弹琴。”

“您怎么能够——您又不是不知道父亲的见解。”

“我非常尊敬他。”

“其实是您非常恨他。”

“他的确说过，倘若有人将自己的祖父说成是猴子，他是不会把女儿嫁给他的。其实，回想一下，他总会记起，我的‘猴子’是有爵位的。”

她边走边朝他望了一眼，然后莫名其妙地把头扭向一边。她每次认真起来，都要摆出这个姿势。他们虽然已经订婚，但在她看来，当时订婚中碰到的最大障碍恰在于此。她的父亲是位富翁，不过她的祖父却是位布商。而查尔斯则不同，他的祖父是位从男爵。她轻轻地勾住查尔斯的左臂，查尔斯握了一下她戴着手套的手，微微一笑。

“亲爱的，咱们两人的婚事反正已经定下来了。您畏惧令尊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。而我要娶的是您，而不是他。您别忘了，我是个科学家。我写过一篇专论，因此也算是科学家吧。哎，别这么笑，您要是不听，我就把时间全花在化石的搜集和研究上，而不用在您身上。”

“我大概还不会嫉妒化石吧。”她有意停顿一下。“因为您踩着化石走了至少有一分钟，却未曾看它们一眼。”

他赶紧低头搜索，猛地伏下身。防波堤上有些部分是用带化石的石头砌的。

“天哪！您看这个，氢氧钙石。这种化石一定是从波特兰鲕状岩演化来的。”

“要是您还呆在这儿不走，我就要惩罚您，把您送到一家采石场去干一辈子。”听到这话，他笑着乖乖地站起来。“怎么样，我把您领到这儿来，够味吧。看吧。”她把他带到石墙旁，那儿砌着一排平整的石头，可以作为台阶往下走。

“还记得简·奥斯丁的《劝导》吧？在那本小说里，奥斯丁就是让马斯格鲁夫跌倒在这些台阶上的。”

“真够浪漫的了。”

“绅士们都是浪漫的……在那个时代。”

“现代的绅士们就不浪漫，而是讲究科学了么？咱们冒险向下走走怎么样？”

“等回来的时候吧。”

他们又继续朝前走。这时，他看到防波堤的尽头站着一个人影，而且他看出那是位女性。

“天哪，我原以为那是个渔夫呢。可那不是个女人么？”

欧内斯蒂娜眯起眼睛望了望。她那灰色的眼睛长得很美丽，可惜是近视，只能看到一团黑影。

“她是不是挺年轻？”

“太远了，看不请。”

“不过，我可以猜出那是谁。一定是那位可怜的‘悲剧人物’。”

“悲剧人物？”

“这是个绰号。她的绰号多着呢。”

“还有什么？”

“渔民们给她起了个下流绰号。”

“我亲爱的蒂娜，您可以肯定——”

“他们称她‘法国中尉的……女人’。”

“噢，那么人们就都不理她，她也就只得在这儿来消磨时光，是吗？”

“她……有点神经错乱。咱们往回走吧，我可不想靠近她。”

他们停住脚步。查尔斯注视着那个黑影。

“这倒满有意思。那个法国中尉是什么人？”

“一个男人呗。据说她已经……”

“爱上他了？”

“比这糟得多呢。”

“那么是他甩掉了她？有孩子吗？”

“没有，据我所知没有。都是些传言。”

“可是她在那儿干什么呢？”

“人们说她在那儿等着他归来。”

“噢。就没有人关心她吗？”

“她算是波尔蒂尼夫人的佣人。我们去她家拜访时，从没见过这个佣人，但她确实住在那儿。咱们往回走吧。我看不清她是什么样子。”

他笑了笑，没有动。

“要是她向您扑来，我就当您的保镖，显示一下我那微弱的勇气。走，去看看。”

于是，他们向前走去。那女人站在一根系缆柱旁，帽子拿在手里，头发紧紧地裹在黑大衣的高领子里。那件黑上衣四十

年前还算时髦，这时看来则是不伦不类了，活象斗牛士穿的大衣。她的裙子里没有衬架，但很明显，那并非是因为她不了解伦敦的时髦风尚，只是忘记未用罢了。查尔斯故意大声说了句什么，以便让她知道有人来了。但是，她却一动不动。他俩又向前走了几步，从侧面看清了她的面容，发现她的两眼正直勾勾地望着遥远的天际。蓦地，一阵大风骤起，查尔斯连忙抱住欧内斯蒂娜的腰，惟恐她被吹倒。那女人扶在系缆柱上的手握得更紧了。

风势稍缓，查尔斯便立即走上前去。至于此举的原因，他自己也糊里糊涂，大概是教给欧内斯蒂娜怎样来表现勇敢吧。

“您这位女士，我们不能看着您身处险境而不告诫一声，风再大一点，您会——”

她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，或者说，查尔斯觉得是她盯了自己一眼。查尔斯对这第一次见面久久难以忘怀。难忘的并非是那张脸上意料之中的东西，而是意料之外的印象。在他们那个时代，最受推崇的女人面容是文静、柔顺、腼腆。那张脸不象欧内斯蒂娜的那么漂亮。不论什么时代，也不管用什么样的审美标准衡量，那确实不是一张漂亮的脸蛋儿。但那却是一张令人难忘的脸，一张悲凉凄切的脸。那张脸上所流露出的悲哀，正象树林中所流出的泉水一样，纯净、自然、难以遮拦。那张脸上没有矫揉造作，没有虚情假意，没有歇斯底里，没有骗人的面具，最重要的是，没有神经错乱的痕迹。神经错乱、疯狂只属于那茫茫的大海，那一望无际的天涯。那种自作多情的悲哀，正如泉水淙淙而流的本身是自然而然的事情，但要把它从沙漠中汲出来就不自然了。

事后，查尔斯总觉得那一眼具有穿透一切的力量。当然，